

曹多勇作品精品集

淮水谣

曹多勇◎著

淮水，即淮河，古时与长江、黄河、济水并称“四渎”。

四渎者，发源注海者也。

《毛传》：“曲合乐曰歌，徒歌曰谣。”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HUAISHUI
YAO

淮水谣

曹多勇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淮水谣/曹多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3

ISBN 978-7-5396-6016-5

I. ①淮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9633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7.5 字数:260千字

版次: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曹多勇作品精品集 **淮水谣**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曹多勇，1962年出生于淮河岸边的大河湾村。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作家》《山花》《钟山》《大家》《天涯》《小说界》等国内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余万字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大河湾》《寻父记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曹多勇中篇小说精选》《悬挂立交桥上的风景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开口说话》《春天的欲望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幸福花儿开》，小小说集《月亮眼》等9部。其中，长篇小说《美丽的村庄》（与人合作）获中宣部第十届（2003—2006年）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中篇小说《好日子》获2003—2004年度安徽文学奖。

目 录

001 / 楔子

005 / 第一章 韩立海

022 / 第二章 韩新云

047 / 第三章 韩新水

072 / 第四章 韩新雨

104 / 第五章 韩新苗

129 / 第六章 吴水月

159 / 第七章 张玉玲

180 / 第八章 李圆圆

212 / 第九章 钱丽

235 / 第十章 苏聪

257 / 结尾

273 / 后记

楔 子

送郎送到清水河，
上水漂来两只鹅，
公鹅前头打着浪，
母鹅后头叫“哥哥”，
可跟你我差不多？

——淮河流域花鼓灯情歌

1

一大早，韩老头便站在淮河边上等候他的四个儿女回家。

今天是老婆子忌日。这些年来，年年这一天孩子们都会一个个回来家。韩老头面朝正南，站在码头边，往前几步远就是哗啦啦流动的淮河水，退后几步远就是他居住的村子。村子名叫大河湾村，是个四周被淮河水围困的小村庄。也就是说，淮河流经这么一块土地的时候，分开两道河汊，像是两条合拢的手臂，把这块土地紧紧地搂抱在怀里。这里的人家住在庄台上，在庄台上盖房屋过日子，养鸡养鸭养鹅生孩子。庄台上一大片房屋中就有韩老头的家，庄台下一大片庄稼中就有韩老头的地，老婆子死后就安葬在他家的地头前，圆溜溜的一个老坟，正对着韩老头的家，正对着淮河边上的码头。此时此刻，韩老头

站在码头边上等待四个儿女回家，老婆子躺在老坟里等待四个儿女回家。三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，四个儿女一个个长大，一个个离开大河湾村，在别处安家落户过生活。好在住得都不算远，时常轮流回来看一看。过年过节，尤其是老婆子忌日这一天，四个儿女会一个不落地全回来。

娘——我们来看你啦！

在老婆子的老坟边上，四个儿女齐刷刷地跪下磕头。韩老头一个人单独地站着，站在老婆子的老坟前面，站在四个孩子的脊梁上方。

2

从大河湾村码头过淮河，往南穿越一溜八公山，走上二十多里山路，再往南过一条淝水河，有一座古城寿春，大儿子韩新云一家就住在那里。寿春是一座县城，韩新云在那里的一所中学里教书。韩新云年龄不到五十岁，教书不足三十年，头上的白发却越教越多，额上的皱纹却越教越多，一副腰身却越教越勾。韩新云说，我教书教够了，我教书教烦了，现在我一天书都不想教。

韩新云不喜欢教书，命运却注定他要教一辈子书。

二儿子韩新水一家住在大河湾村往东四十里路远的田家庵。田家庵是一座水路码头形成的商埠古镇，现如今是这座城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地带。韩新水在那里跟别人合伙开发房地产，把早些年贩运煤炭积攒下来的钱，一把投进去。韩新水的楼房越盖越高，口袋里的钞票越聚越多。他年逾四十，整天一副成功商人的做派，什么样的车子名贵，开什么样的车子；什么样的衣服名牌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；什么样的女人漂亮，睡什么样的女人。敛钱如淮河里的大水，花钱如淮河里的流水。韩新水说，钱就是一个婊子，你口袋里越有钱，她就越往你身上偎，你口袋里越空，她就越离你远，你想伸手往她身上摸一

把都够不着，你想闻一闻她身上的臊气，都不让你站在下风口。

有一次，韩新水接受市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专访时说，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，两眼整天只盯着赚钱，确实感到没有什么意义，可要是不这样我会觉得更加没有意义。说到底，金钱才是我们商人的生命和血液、父母和情人。

三儿子韩新雨一家住在大河湾村北边二十里路远的潘集。潘集是一个市辖农业区，那里有数百个村子、数十万人口、上百万亩庄稼、上万台农机。韩新雨在一个不起眼的集镇上，开一家维修农机的铺子，不饱不饿地混日子。他三十八岁那一年，找了一个肥胖的女人成家，吃住在这个女人家里，像是人赘倒插门。他的陪嫁就是维修农机的铺子，又贷款新买下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。麦子成熟的季节，韩新雨突突突把收割机开出家门，帮别人家收割麦子。黄豆成熟的季节，韩新雨突突突把收割机开出家门，帮别人家收割黄豆。韩新雨说，修农机挣不着钱，我帮别人家收庄稼挣钱。

实际上，韩新雨是想利用农忙的机会，短暂地躲避开这个肥胖女人。韩新雨与这个肥胖女人生活在一起，时时刻刻有一种压迫感，有一种窒息感，想要彻底地离开这个肥胖女人，却又做不到。

这个肥胖女人觉察出韩新雨的这么一份心思，说，韩新雨，我知道收割机才是你花钱娶回家的女人。

四丫头韩新苗，在正西边一百多里路远的谢桥煤矿上班。这是一座现代化煤矿，韩新苗在那里做一名技术员，上班在井下跟通风的设备打交道，下班回家跟自家的男人打交道。男人名叫苏聪，就像一条书虫，上班钻进办公室，门一关画图纸，下班钻进书房，门一关看书本。韩新苗隔着房门喊，苏聪，吃饭啦！苏聪装着听不见，不答应韩新苗。韩新苗走近书房，伸手敲一敲房门，喊，吃饭啦！苏聪不好再假装听不见，答应韩新苗说，我不饿。深夜12点钟前，苏聪不睡觉。就算深夜12点钟到了，苏聪也不一定就睡觉。他经常对韩新苗说，你先睡，我不

困。苏聪说不困不是真不困,是不想跟韩新苗同床共枕睡在一张床上。韩新苗去向苏聪的奶奶哭诉这件事。苏聪奶奶说,阿拉知道阿拉的孙子是个雌小子。

当地人说我,是说俺。苏聪奶奶是上海人,说我,是说阿拉。

3

四个儿女长大,一个个离开大河湾村,正好占据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位。韩老头在心里想着哪一个孩子,就把眼睛转向哪一个孩子所在的方位。四个儿女一个挨着一个想一遍,东西南北转一圈,韩老头面朝淮水又一次站立住。眼前不远处就是村里的渡船码头,一艘铁皮船突突地往返着。四个孩子不管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位回来家,都得经过村里的码头,都得乘坐村里的渡船。这里是大河湾村连接外面世界的唯一路径。韩老头站在这里,守望着码头,守望着渡船,哪一个孩子先回来,肯定瞧得最清楚……

第一章 韩立海

送郎送到十里岗，
越送越是舍不得郎，
再送十里也不算长，
奴要赶快回家转，
爹妈瞧得了恼得慌。

——淮河流域花鼓灯情歌

1

早上几十年，韩老头有过一次机会离开大河湾村，可惜机会失去了。这一良机的错失，被老婆子前前后后埋怨几十年，自个也前前后后懊悔几十年，最主要的是连累了一个个孩子——四个儿女离开大河湾村前前后后又是几十年。要是当初他去煤矿不回头的話，自个的孩子还不是一个个生下来就落在煤矿上，说不定一个个生下来就是城里人。当然那个年代孩子的户口是跟随母亲的，这要看他找的女人是一个城里人，还是一个农村人。大多数时候，韩老头都会坚定地认为，那一年他要是留在煤矿不回头，就不会找现在的这个老婆子，就有可能找一个城里户口的女人过日子，生下的孩子一个个理所当然都是城里人。在那么一个年代里，一个生在大河湾村、长在大河湾村的农村人，

想离开大河湾村真难呀！可以说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大河湾村人，一生中都不会遇见一次离开大河湾村的机会。偶或地遇见一次机会，还被韩老头丢失掉，你说韩老头能不懊悔一生吗？你说老婆子能不埋怨他几十年吗？你说这件事的始末末，韩老头能够轻易地忘掉吗？

话说大炼钢铁那一年，大河湾村南庄台上的七个生产队架起七座炼钢铁的土高炉，带铁的干活农具扔进去，带铁的家庭用具扔进去，大火不停地燃烧三天三夜。白天，村人看见高炉的烟囱冒黑烟；夜里，村人看见高炉的烟囱蹿火苗。三天三夜，村人守候着高炉不睡觉。这是一件村人从来没有干过的稀奇事。

三天三夜过去，高炉里的火苗渐渐地熄下来，高炉里的温度渐渐地降下来。等到第四天傍晚，村人扒开炉膛一看，傻眼了。炉膛里，农具的木把燃烧掉，带铁的部分完好无损地留下来。一把铁叉的叉把不见了，叉头留下来。一把铁锄的锄把不见了，锄头留下来。一把镰刀的刀把不见了，刀头留下来。炉膛里带铁的家庭用具呢？一把切菜的菜刀还是一把切菜的菜刀。一把炒菜的铲子还是一把炒菜的铲子。一把盛饭的勺子还是一把盛饭的勺子。一根捅火的捅条还是一根捅火的捅条。一件件都完整着，全发全须的。这些带铁的家庭用具都是一户户人家废弃不用的，现在经过大火一烧，一块块铁锈脱落，一件件家庭用具都像新崭崭的一样，好像拿回家就能接着用。

大河湾村寂静，无声无语。大队干部走出大河湾村想办法。

淮河南五里路远有一座毕家岗煤矿，那里的煤矿工人会炼钢铁。他们炼出来的钢铁，拍出来照片，登上了报纸。村人看见报纸上的钢铁照片，黑乎乎的一大块，很像村里人家的秫秫面粑粑馍。报纸上也是这么说，钢铁是工业的粮食，工业饿肚子就是要吃秫秫面粑粑馍一般的钢铁。大队干部去煤矿请来两位炼钢专家，他们说大河湾村的土高炉烧柳树劈柴，温度达不到。村人听从他们的建议，把土高炉改造成烧煤炭。烧煤炭能保证炉膛里的温度，烧煤炭能保证把钢铁炼出

来。煤矿专家跑前跑后比画半天,指导半天,大河湾村七个生产队的七座土高炉总算改造过来了。煤矿专家最后拍掸身上的尘土说,你们使劲地烧煤炭吧,保证你们跟我们一样能炼出一大块秫秫面粑粑馍。大队干部说,大河湾村没有煤炭,只有柳树。煤矿专家说,你们拿柳树跟我们煤矿换煤炭呀。

大河湾村不生产煤炭,倒是庄台前后生长了不少棵直脖子、歪脖子、扭脖子柳树。柳树耐水,不怕淮河发大水,像淮河两岸的村人一般,愈淹愈旺兴,愈淹愈粗壮。这一年,村里兴起大炼钢铁运动,就地取柴,砍下不少棵柳树,树枝树干分开家,树枝直接烧火,树干晾晒在河滩地上。待树干晾一晾,晒一晒,锯成树段,劈成劈柴,再运往土高炉,燃火炼钢铁。大队干部与煤矿协商好,准备拿柳树树干去煤矿换煤炭。村里换回煤炭炼钢铁,煤矿换回树干做坑木,都有好处的一桩事,双方一拍即合都乐意。

大河湾村又一次热闹开来。

这一天,村里就出现一条架子车的长龙。一个生产队出动两辆架子车,七个生产队共十四辆架子车,一辆架子车配四个精壮的小伙子,两个人在前面拉车,两个人在后面推车,再加上甩手不干活的大队干部、生产队长,首首尾尾少说有六七十个村人。村里的大人孩子拥挤在淮河边,欢送着这么一千人。村里的锣鼓班子拥挤在淮河边,欢送着这么一千人。叽叽喳喳,是村里大人的说话声。哇里哇啦,是村里孩子的喊叫声。哐叽哐嚓,是敲锣打鼓的喧闹声。村里的大人不安分,面色激动地议论着。村里的孩子不安分,跑前跑后地兴奋着。村里的锣鼓班子更是又敲又打又蹦又跳地舞动着。

淮河两岸的锣鼓班子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,他们敲的是花鼓灯的鼓点,他们摆的是花鼓灯的阵势,他们跳的是花鼓灯的舞步,他们唱的是花鼓灯的唱词。敲花鼓灯的鼓点,摆花鼓灯的阵势,跳花鼓灯的舞步,唱花鼓灯的唱词,叫玩灯。

姑娘今年一十八，
两腮红红笑哈哈，
人说姑娘有些傻，
俺想把她娶回家。

小伙今年一十九，
模样长得有些丑，
两眼小得像针尖，
嘴丫一叉赛簸箕。

簸箕是一种家庭用具，圆溜溜地敞开口，比筛子还要大。

大河湾村玩灯一般都在好年成的农闲天，都在月亮天，都在河滩地。一年忙到头，地里的庄稼该收的收下，该种的种下，就到农闲天。夏季的麦子没遭水淹，秋天的黄豆没遭水淹，就是好年成。好年成，心情好。农闲天，有空闲。月亮天，明天明地看得见。河滩地，空天空地舞得开。玩灯，除去锣鼓班子，还有旱船队、骚马队、舞龙队、舞扇队、高跷队、跟斗队。老头子参加旱船队，划旱船。老妈子（老太婆）参加骚马队，骑骚马。男人参加舞龙队，舞长龙。女人参加舞扇队，舞扇子。男孩子参加跟斗队，翻跟斗。女孩子参加高跷队，踩高跷。玩一场花鼓灯，男人女人、老人孩子，有一大半村人都能参加上。玩一场花鼓灯，从天黑至天明，能玩一整夜。月亮明了暗了，落下去。村人聚了散了，回家去。就算农闲天，就算好年成，不到过年过节，玩灯都不在白天玩。白天是干活的时间，是侍弄庄稼地的时间，不是玩灯的时间。头顶的一轮明月无声。身旁的一条淮河无语。月亮映照着水面，水光映射着天空，天地间一片透明光亮。一片透明光亮的天地间，只有玩灯的村人舞弄出来的身影，只有玩灯的村人敲打出来的锣鼓声。村人

的身心在花鼓灯的喧闹中得到陶醉，村人的生命在花鼓灯的喧闹中得到张扬，村人的灵魂在花鼓灯的喧闹中得到安顿。苍天呀！——大地呀！——淮水呀！——列祖列宗呀！——此时此地，就是要俺去上刀山，俺都没有一句怨言。此时此地，就是要俺去下火海，俺都没有一声抱怨。此时此地，就是要俺去投河、去上吊、去拿一把快刀抹脖子，俺都不后悔！

记不得是从哪一年开始，玩灯变成旧东西，跟着旧社会一起被砸烂，跟着地主富农一起被推翻。村人点燃一把火，烧掉玩灯的长龙，烧掉玩灯的旱船，烧掉玩灯的骚马，烧掉玩灯的高跷，烧掉玩灯的扇子，烧掉玩灯的衣裳，最后烧掉玩灯的一把大伞。玩灯场上的核心人物叫伞把子。伞把子是玩灯场上的指挥，他手持一把华丽大伞，掌控玩灯的节奏，收与放，进与退，全靠他手里旋转舞动的一把大伞。一把大火吞噬去大伞，也就吞噬去花鼓灯这门淮河两岸世代相传的古老艺术。

玩灯的几面鼓留下来。玩灯的几只镏留下来。玩灯的几只钹留下来。村人组成一支新锣鼓班子。新锣鼓班子不再玩花鼓灯，就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去敲打。村里成立互助组，锣鼓班子敲一敲。村里成立初级社，锣鼓班子敲一敲。村里成立高级社，锣鼓班子敲一敲。人民公社成立了，锣鼓班子敲一敲。村里砌上土高炉炼钢铁，锣鼓班子敲一敲。村人拉柳树树干去煤矿换煤炭，锣鼓班子敲一敲。花鼓灯不玩了，锣鼓班子敲的依旧是花鼓灯的鼓点，跳的依旧是花鼓灯的舞步。花鼓灯的魂魄不逝，依旧附着在锣鼓班子的鼓点中。锣鼓点疾速奔放，像决堤的淮河水，一泻千里，遏制不住。锣鼓点细密舒缓，像春天解冻的淮河水，一步三叹，纹理有致。大河湾村人一代代浸泡在淮河水里，一代代浸泡在花鼓灯里，性格如锣鼓点一般，有时疾速奔放，有时细密舒缓；性格如淮河水一般，有时像决堤的淮河水，有时像春天解冻的淮河水。

大河湾村人的性格，就是淮河水的性格，就是锣鼓点的性格。

这一天，这么一千人，在锣鼓班子的欢送下，浩浩荡荡地往煤矿上送柳树树干，又在锣鼓班子的欢迎下，浩浩荡荡地从煤矿上往回拉煤炭。这种阵势不说是绝后的，最起码是空前的。说实话，煤矿看不上村里送过去的柳树树干，柳树不如杉木直溜，不如杉木易砍易锯，煤矿愿意拿煤炭换柳树，走的是一条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不过这一天，煤矿却看上了大河湾村的小伙子。这一天各个生产队选派出去的小伙子，都是个顶个的强壮，个顶个的能干，煤矿还有看不上眼的道理吗？于是，煤矿领导与大队干部商议，决定从村里招收一批下井的煤矿工人。每个生产队分配两个名额，七个生产队一共招收十四个小伙子。经过村里敲锣打鼓地一番宣传与鼓动，一支由十四个小伙子组成的采煤队伍就诞生了，就喜气洋洋地去了煤矿上。

这其中就有韩老头。

那一年，韩老头十八岁，他的本名叫韩立海。十四个小伙子排成队去煤矿，韩立海年龄最小，个头却最高，排在队伍的最后面。村里的锣鼓班子跟后面，咚咚锵锵地从大队部欢送到码头边。十四个小伙子每人胸前佩戴一朵大红花，脸上红通通的、喜气洋洋的。这种阵势只在抗美援朝那一年，村里欢送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时候出现过。那一天，韩立海在慌乱中别错了大红花，别人戴在胸膛的左边，他戴在胸膛的右边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眼尖的姑娘向他喊叫着，提醒着，只是喧嚣的锣鼓太响了，韩立海一点没听见。

这个姑娘名叫吴水月，就是韩立海后来娶回家的老婆子。

2

这一年，吴水月十七岁，比韩立海小一岁，年龄没有韩立海大，个头没有韩立海高，却比韩立海懂事早。早两年，吴水月就悄悄地注意起韩立海。那时候村里兴玩灯，韩立海十六岁，个头没有长起来，翻跟

头翻得最起劲，往前翻，往后翻，侧身翻，腾空翻。在般大般小的一窝村孩子中，没有人翻跟头能翻得过他。平时韩立海练习翻跟头就比其他村孩子刻苦。可以说每一个夜黑天，韩立海都要去河滩地上练习翻跟头。有月亮天，晚上翻跟头看得见。无月亮天，淮河水映着河滩地，翻跟头依旧能看得见。河滩地上有一层厚厚的沙土，翻跟头不怕摔，摔倒也不疼。开头韩立海翻跟头就他一个人，后来就来了吴水月。庄台离河滩地有一段距离。韩立海吃罢晚饭，走出家门，走下庄台，走向河滩地。不一小会，吴水月就悄无声息地跟过来。韩立海不搭理吴水月。吴水月也不需要韩立海搭理。韩立海在东边一块河滩地上翻跟头。吴水月就在西边一块河滩地上舞扇子。河滩地不属于谁家私有的，是自然形成的，是公共的。韩立海翻他的跟头，吴水月舞她的扇子，相互间不干扰。在玩灯场上，要说韩立海翻跟头是一把好手，吴水月舞扇子同样是人尖子。前两年，吴水月年岁小，在高跷队踩高跷不怎么样，两只脚摇呀晃呀地不稳当，两只手在半空中旋转手帕就不舒展。吴水月舞扇子，两只脚落地上，一下子就显出过人处。一般小媳妇比不上，一般大姑娘比不上，比不上她的腰身灵活，比不上她的胳膊柔软。更主要的是吴水月舞扇子比别人有韵致，风吹杨柳一般，蝴蝶扑花一般。翻跟头需要的是硬功夫。舞扇子需要的是软功夫。翻跟头讲究的是力量。舞扇子讲究的是柔软。哗哗哗，韩立海一串跟头翻下来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哗哗哗，吴水月一串扇子舞跳下来，气不喘，汗不流。翻跟头的标准，是疾，是多，是高。翻得越疾越好，越多越好，越高越好。舞扇子的标准，是柔，是媚，是浪。舞得越柔越好，越媚越好，越浪越好。可以说，吴水月注意了韩立海的疾、多、高，韩立海却没注意吴水月的柔、媚、浪。韩立海生就一副娃娃相，脸上毛茸茸的，像一只毛冬瓜。吴水月知道韩立海在男女之情上没开窍，她需要耐心地等待。吴水月耐心等待的方法，就是每天晚上陪着韩立海去河滩地。韩立海翻跟头，吴水月舞扇子。韩立海在河滩地东边，吴水月在